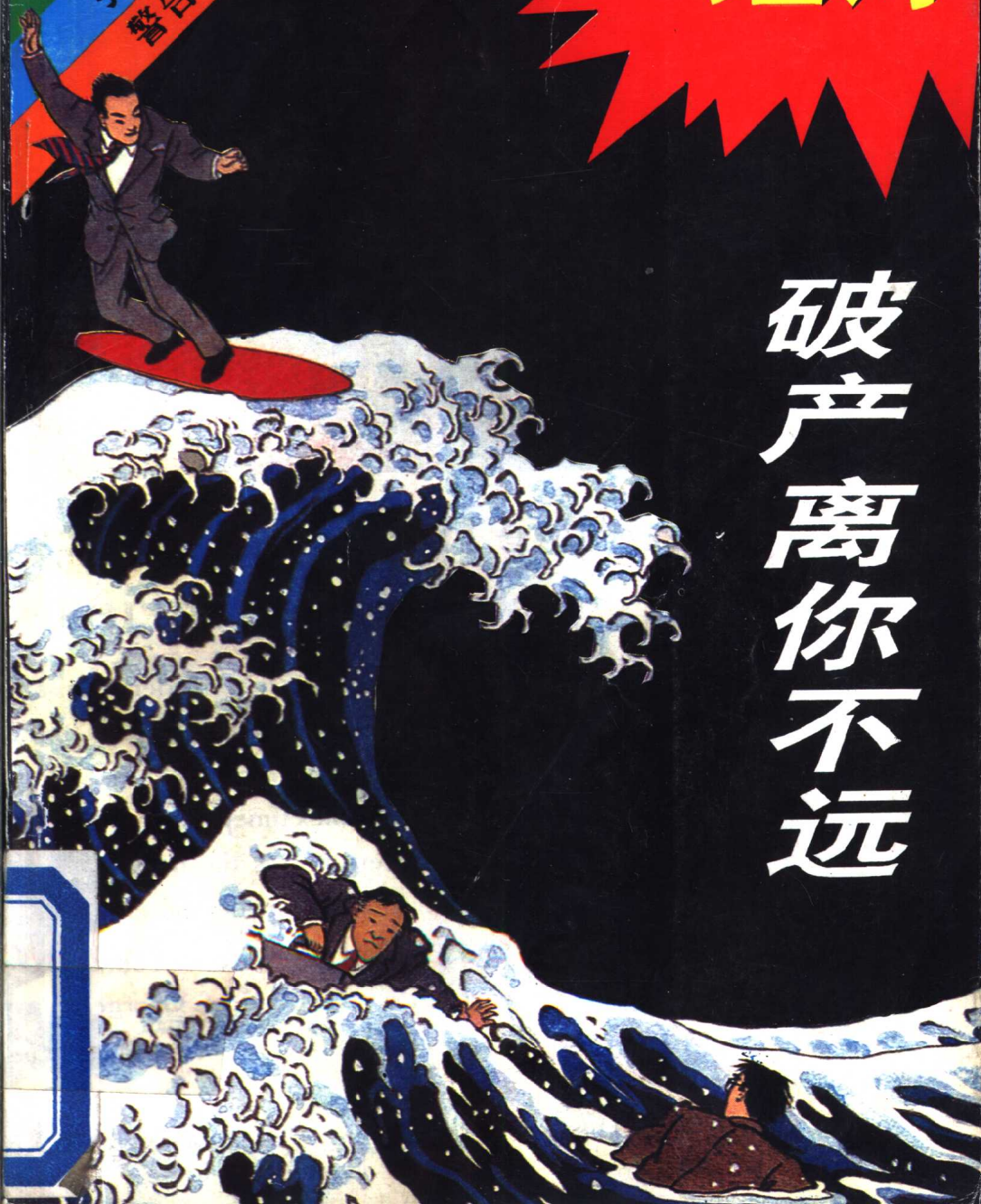


提醒下海者
引导下海者
警告下海者

蓝 石 编著

红灯

破产离你不远



红灯：破产离你不远

蓝 石 编著

国防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20 号

美 编:曹阳
责任编辑:陈雪根 丛 捷

红灯:破产离你不远
蓝 石 编著

出版发行:国防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区红山口甲3号309楼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印 刷:通县京华印刷厂印刷

* * * * *

850×1168毫米 大32开 8.25印张 200千字

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7-5626-0462-2/J·5

定价:6.90元

前 言

时下，中国万民下海，商战正酣。在和平、安宁的岁月里，商场是中国第一大不见硝烟、不闻炮声的战场。改革开放是宣战的战书，商品经济是进军的号令，为财而拼，为钱而搏，为富而战……

时代造就了一个聚财汇宝的“海”，人们身上日益复苏的改变贫穷与展示自身价值、获得成功的意识已成为强大的动力，驱动芸芸众生奔“海”而去。

“海”上浪涛滚滚，波光粼粼，“海”中瑰丽神奇，灿烂富有。一提起“下海”，人们便与办公司、开商店、摆摊子、做生意联系在一起。但“海”博大浩瀚，无边无形，它是一种市场经济的综合表现，凡走向市场的国营、集体、个体的一切商品经营活动，都囊括在这一“海”中。

“海”，包罗万象；

“海”，高深莫测；

“海”，险象丛生；

“海”，魅力无穷……

但“海”是天堂，也是地狱，“海”是仙境，也是深渊；“海水”的滋味甜酸苦辣咸无所不包，“海水”

的浮力与沉力上下均等，有人潇洒遨游，有人溺水沉沦……

在市场经济这个辽阔的海洋里，成功与失败与你同在，风险与机遇与你并存。在成功的另一面，是一片泪水涟涟的惨景，不少纵身跳“海”者，做了“海”中“死鬼”，做了悲壮、悲惨、悲哀的牺牲品。

下海，有人成了大款，成了大亨，成了富豪，但下海同时又与赔本、破产、倒闭、失败等凄惨之词紧紧相连。每一个下海者不幸获得了晦气的不祥之词，即是商人的悲剧；而这种悲剧与每位下海者都很近很近。

本书真实地展现，这些悲剧性的败例，为你标出商战中的红灯区，让你刹车叫停；为你描绘一种“陷井图形”，供所有下海者分辨识别，吸取教训；提醒你“没有打虎锤，不要上南山；没有斩龙剑，不要下东海”。

故此，本书以成功生财的名义，在你下海经商的路上，设置一盏宝贵的红灯，提醒下海者，引导下海，警告下海者——

破产离你不远！

从这里走开，成功在别处！

目 录

第一章 商场大悲歌

1. “下海”词考…………… (1)
2. 承包中的“自杀死亡”…………… (3)
3. 中国的“滑铁卢”…………… (11)
4. 1000 万元巨款买来的梦…………… (13)

第二章 苦“海”泅渡

5. “畏罪”潜逃与败走麦城…………… (20)
6. 以西服抵工资与企业“热感冒”…………… (25)
7. 赚了吗？赚了一身劳累与困惑…………… (29)
8. 飞来的横祸…………… (34)

第三章 商界名流——“海”中沉浮

9. 三起三落步鑫生…………… (38)
10. 傻子瓜子,并非过期的警钟…………… (46)
11. 神秘的亿万大亨…………… (52)
12. 大邱庄“庄主”功与过…………… (57)

第四章 商家第一恶梦：赔

13. 重点文物重庆解放碑也“下海”了… (67)
14. 吃不完的后悔药…………… (71)
15. 赔：一张之多·一字之差·一点之误
…………… (76)

16. 盲目+草率+轻信=误区..... (80)
17. 钱、情、名金三角..... (82)

第五章 丧钟为谁而鸣

18. 国营“冤鬼”安魂曲..... (89)
19. 败在假佛面前烧真香..... (93)
20. 难逃的死亡劫数..... (95)
21. 大富豪挽歌..... (98)
22. 亏损,通向末日之门..... (102)
23. 在灭亡中获得新生..... (105)

第六章 股市,不见硝烟的雷区

24. 炒股炒出的大亨..... (112)
25. 凝结在股票上的哀乐..... (117)
26. 股市大劫难..... (122)
27. 股灾横扫中国..... (128)
28. 玩的就是心跳与玩的就是心不跳
..... (133)
29. 财神爷来也快去也快..... (139)
30. 股海:罪恶与官司..... (143)

第七章 出狱后成大款与成大款后人狱

31. 从死囚到大富豪..... (151)
32. 500元+5年=200万..... (154)
33. 小偷不是靠偷发家的..... (156)
34. “金钱帝国”的覆灭..... (160)

35. 明星从钱眼里陨落	(162)
--------------------	-------

第八章 人民币上的“色情”

36. 爱情“下海”照样赔	(168)
37. 黄色“生意”黄泉路	(177)
38. 夫妻生财开黑店	(184)
39. 野妓碰上了神偷	(187)
40. 一日风流，一命呜呼	(191)
41. 贞洁馈赠给恶魔	(195)
42. 款爷开始精减情妇	(200)

第九章 骗，违法的“软科学”

43. 省长等人受骗记	(206)
44. 假股票大超级大诈骗	(210)
45. 研究生伪造饭票	(217)
46. 走不出的一种结局	(220)
47. 美人计的破灭	(224)
48. 排出“海”中的“水雷”	(227)

第十章 黄牌警告商贾

49. 假货=真祸	(231)
50. 钱钱钱，命相连	(241)
51.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没到赔钱时	(243)
52. 下“洋海”受洋罪的中国人	(246)
代后记：一个成功者笑中的辉煌	(252)

第一章 商场大悲歌

1. “下海”词考

在商品经济日益复苏和发达的中国，“下海”成了使用率最高的词汇之一。这个流行于人们口头、专指经商谋财的代名词，勿需加引号，就能意义明确，尽人皆知。这个汉语大典中未曾所见的词汇，在当今中国人心中，已超过类似“爱”这样的老牌“魅力词”。它物化了的诱人魅力已使千千万万的中国人陶醉和向往。

然而，众多的“海内外”人士，对此词的来历不得而知，或知之不详，即使那些“下海元老”们也未必对它有所了解。关于它的出处，遂有多种讹传。

民间有的说，它是指当年人们冒险闯荡上海，故被称之为“下海”；另有说法谓到不干净的是非场合叫“下海”，还传，当年有些人飘洋过海下南洋谋生而得“下海”之名。其实，它的真正来由与一出戏剧有关。

据考，二十至三十年代，上海戏剧舞台常常演一出叫《洛阳桥》的戏。此剧的内容来自于民间故事，说在清朝有一位蔡状元，他遵照母亲“为家乡做一件好事”的遗愿，决定修建一座桥，取名为“洛

阳桥”。然而，在修建过程中，遇到了岩石，桥桩怎么也打不下去。一向迷信的老百姓纷纷议论：“海龙王动怒，不同意建桥。”蔡状元不敢冒犯“海龙王”，立即贴出一则布告：“兹为我乡建造‘洛阳桥’，由于疏忽，事前未征得海龙王谅解，迄今未能建成。今拟派一位能下得海去的人与龙王面洽架桥事宜，如有自愿担此重任者，当致重酬，决不食言。应征人可向县衙申报。”

布告贴出三个月竟无一人自告奋勇。显然，谁都知道这种“外交官”是要玩命的，定是有去无回。一向以拍马屁闻名的县太爷限令张三、李四二衙役必须在三日内找到下得海的人，否则提头来见。

张、李两位役差不敢违命，四处找寻。忽有一天，两人来到一家饭馆，见门外进来一人，向正在饮酒的醉汉叫道：“夏德海，这几天怎么不见你的鬼影，死哪去了？”醉汉吞吞吐吐地说：“你是……什么……东西？我，我要向你，向你……报告？”

张、李二人一听醉汉就叫“下得海”，大喜过望，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原来他便是正要寻找的“下得海”。二人遂不分青红皂白地将醉鬼夏德海架到了衙门，向县太爷复命交差。

县太爷是一个十足的昏官，却装模作样地显示自己的清醒，冲醉汉问道：“你就是‘下得海’？”

“不错，我就是夏德海。”醉汉一本正经地作答。

县太爷激动万分，一颗悬着的心落了下来，吩咐厨师待若上宾，顿顿酒肉相待。夏德海不明事由，只管酣吃豪饮，过着神仙般的日子，喜不自禁。

“下海”的良辰吉日已到。

这天，海边人涌，热闹非凡。人们把烂醉如泥的夏德海带到了海边。

蔡状元身着崭新的官服，神采飞扬而又万般虔诚地宣布“下海”仪式开始。

海边设置了祭坛，香烟袅绕，煞是神圣、庄严。蔡状元和县官率先向“海龙王”叩头，接着大小官员和虔诚百姓纷纷面朝大海，顶礼膜拜，然后众人一齐匍伏于地三呼“海龙王”万岁，接着经师念经颂文，鞭炮齐鸣，锣鼓喧天，青烟升腾。几个差役把大醉如死的夏德海，上下左右晃了三晃，算是辞别，随即“扑通”一声将其投入了波涛汹涌的海浪里，去完成他荒唐的“外交使命”去了。

夏德海一去不复返已是自然。清醒者哀叹他做了冤鬼，糊涂者却说他已被“海龙王”招为驸马兼军师，既升官又发财，还艳福不浅，享尽荣华富贵。

蔡状元特地为他建筑了一座“下海庙”，以留青史。

于是，人们便把稀里糊涂地行事，或冒险去干某种发财的事情概称为“下海”。后来，“下海”意义不断引申，就专指经商谋财了。

下海经商绝大多数不是糊涂行事的，但下海却存在风险性。商战的持续鏖战，必将有商场悲歌不绝于耳，它是那样的忧怨、凄婉和失意，它是一种切肤之痛的哀乐，令人痛心，令人拂泪。于是这下海悲剧的一面将是本书的特意展示。

破产、失败已冷酷无情地走向他们……

2. 承包中的非“自杀死亡”

历史让人觉醒。中国人终于厌倦了无休无止的全民式的政治运动。但是，社会风潮总是带着“运动”式的激流席卷全民，只是运动性质与内涵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改变。

八十年代，一首新型民谣风靡华夏大地：“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民谣把一种社会现象勾勒得夸张而又真实。后来，清理公司、整顿经济，一年三年，许多人都“倒”不起来了。而随后的经商下海之潮以更大的规模和气势，把整个中华都变成了一个汪

洋大“海”。

民谣又从“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继而更加形象和具体化：“医生发财靠手术刀，工商发财靠大盖帽，干部发财靠索要，个体发财靠承包，痞子发财走歪道。”各有各的发财经。而另一种顺口溜就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丝“反动”意味了：“全国总动员，大家来搞钱；工农兵学商，一齐整中央；中央也不怕，来个大涨价！”另一种说法是：“十亿人民九亿商，坑蒙拐骗挣钱忙。”

1988年，武汉某厂的大门上出现了一副耐人寻味的对联。对联是：“上午泡下午泡天天都泡，你拿奖我拿奖人人拿奖”，横批是：“一不做（做活）二不休（休假）”。这副对联贴出不久，就让厂方派人撕掉了，但它由此不胫而走，围观者明白，中国的大锅饭已吃到尽头了。

人们情绪化的议论，尽管带着“水份”，但也一定程度上代表一种现象。商业场上的刀光剑影是无情的争斗，因为从这种争斗中能够获得利润，故此也是最滋人的。向往或投入“海”中的中国人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或跃跃欲试地观望，或激流勇进地去挣钱、去冒险。

成功与失败仅一步之遥，胜败乃兵家常事。胜者欣喜若狂在此不提，败者垂头丧气，泪溅商场，“海”之险恶，值得大书特书。

在多代中国的巨富中，我们千万不能忽视的是戴着“民办”、“集体”、“股份”招牌的公司经理和厂长。根据国务院的一份调查材料提供的资料：在全国合作经济组织中，名为合作实为合伙或个人开办的有22万家，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在农村供销社、乡镇企业，在城市的街道企业和集体企业中，这类挂着集体招牌的私人企业更是多得不计其数。

温州市作过统计，2500个乡村企业，属联户个人所有，仅仅打着集体招牌的有1321年，占52.8%。与此相似，这类“偷梁换柱”

式的情况，在河南南阳的乡村企业中占 40%，河北唐山占 30%，吉林省占 30%。

这些数字组合成一个令人奇怪的现象。在一些国营集体企业开始羡慕民办公、私营业主们“高收入”的八十年代，一些巨富们却千方百计想戴一顶“集体经济”的帽子，并藏身于“贫民”的队伍之中。因为中国人向来是怕露富的。

当然，一旦他们的真正身份和巨额资产被发现，又免不了引发出一连串的悲喜剧。很多人在通向富豪的发家路上仅仅走了一半，便“中弹落马”，破产急不可待地敲响了他们的门。

辽宁某市机电安装公司贴出了一幅别具一格的对联：“私产公产之争已了，了为私产；初级阶段关系理顺，顺乎民心”，横批是：“再展宏图”。

这家公司是退休工人张某于 1980 年邀人合办的。其业务是从事锅炉和水暖设备的安装维修。这家私营企业先后由市工商局和计委当过“主管”。1984 年为了办理安装压力容器锅炉这一“特殊行业”的营业执照，经张某的一再请求，市计委主任以计委名义向颁发执照的劳动局发函，佯称“××市机电安装队定为集体所有制企业”（因“个体户”不准进入这一“特殊行业”）。同时，将安装队更名为安装公司，营业执照上的经济性质由“个体”改填成“集体”。其后，因企业中 60% 以上的工人是待业青年，享受了政府的若干免税待遇，并发放过 6 万元贷款。

从此，尽管企业内部的雇佣劳动关系没有明确，产供销、人财物集于张某一人之身没有改变，企业的经济性质却发生了变化，至少一些执法部门和政府有关官员都是这样认为的。

事端由此而生。

1986 年，张某被指控与人同谋“私分公款”，以贪污罪名被捕。

虽然张某被当地检察院和上一级检察院作出“免于起诉”和“不起诉”的裁决并被释放，但张某却从此失去了他苦心经营发展

起来的企业。公司迅速滑向倒闭的边缘。

该市有关部门正式行文任命“集体工人”为公司的经理，从而拉开了一场长达两年之久的产权之争。

张某和他的家属多次进省城，上首都投诉。企业已每况愈下，濒临死亡的厄运。

后来，新华社记者救张某于水深火热之中，一篇内参《这场私产公产之争何时了？》，转到了省长李长春手中，省里立即派出由政府办公厅、工商局和省检察院组织的联合调查组。经过实地调查，认定安装公司是“挂着集体经济的牌子的企业”，“给企业免税坚持降贷款则是一种政策措施，并不反映产权关系”，“应将企业退回由私人经营”，这才算了结了这场长年累月的“公私之争”。

尽管“柳暗花明”，但这位身心交瘁的老板，却错过了企业发展的最佳时机，重新到手的企业，已是一个百孔千疮的烂摊子。

经济体制中关系没有理顺，红眼病的滋生，人为地造成了不少企业和私人老板从胜利走向失败。

谭德贵，同样是一位有苦无处述的人物。这位省级最佳厂长（经理），哈尔滨市城乡建设综合开发公司总经理，他的满腹委屈也令人深思。

谭德贵面对市场经济的挑战，曾果断地提出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正当他为企业发展呕心沥血时，主管部门却强行撤消了他的职务。他捧着没有到期的承包合同，听着企业陷于全面瘫痪的消息，只能泪往肚子里流。

当记者过问此事时，该市集体经济办领导却满口是理：“市长没有到届都能换，他一个区区企业承包人为何不能？”

且不说舆论认为哈尔滨市集体经济办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心态是否“合身”，仅仅是他们明知群众不接受却也“泰然处之”，就令人难以理解。说他们不懂法，似乎是隔着门缝看人。但这种错误决议的做出，至少可以说主管部门决不是为了使企业的

日子好过。因为如此这般的结局另有一个：强行撤换谭德贵的职务后，筹建中的股份制企业随之夭折。短短几十天，企业就陷于瘫痪的境地，直接损失达 500 多万元。

国人早已达成共识，把企业推向市场不应是练嘴上功夫。企业走向市场，政府部门转换职能，已是时代的要求。但干预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婆婆”依然为数不少。企业虽然把“命运之绳”交给了市场，实际上却任你怎么翻也蹦不出“婆婆”的手掌心，因此相当一部分厂矿企业难以加快市场化进程，在市场上的生存环境越来越脆弱。

在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转中，企业改革离不开政府部门的简政放权，这是丝毫不能回避的现实。解放思想、转换观念喊了这么久，但阻碍企业深化改革的“官念”桎梏，却总也难以冲破，长期以来，只能把“媳妇”逼上绝路。

万民踊跃下海，应有一个能够发财、致富的宽松环境。这个环境已成事实，但也确有少数由非经营者个人因素而造成的被淹死的“海”中“冤鬼”。

这种商界的非“自杀死亡”不是一例两例，而是举不胜举。

河南，曾捐献过“蜜蜂 3 号”飞机的个体大户办的厂令人痛心。原因之首就是抵挡不住来自四面八方的硬性摊派和“吃大户”。而这位个体大户的主人还是个堂堂的人大代表，拥有监督政府部门工作的权利。但谁又怕你呢？——“个体户就是当了总统也还是个体户！”谁叫你冒得太快呢？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不要白不要，要了也白要，不服不行。

非“自杀死亡”，又非自然死亡，那么，性质只有一种：他杀。

“他杀”事件不断发生：

无边戈壁滩上的一个著名的绿洲——哈密，以盛产哈密瓜而闻名于世。

农场职工李大庸也曾经种过哈密瓜。1984 年，这位四十多岁

的老实人忽然放下砍土钎，提出承包场部边上的一块连苇子都不长的荒滩办砖瓦厂。他提笔给当时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陈实写信，表示绝不花国家一分钱，每年上交农场一万元。陈司令员大力支持他的改革愿望。经和所在农场具体商谈，正式签了合同，确定年上交利润为1.6万元。

说干就干，李大庸4辛万苦筹集资金40万元，只用了三个多月就建成了全兵团规模最大的四十门大输轮窑。生产出来的砖外形、光洁度、抗用、抗冻等各项指标明显优于其他砖厂的产品。产品不仅覆盖了当地市场的大部分，还东入阳关，销往玉门、酒泉一带。

“砖王”美名随之而来，李大庸成了新疆的“优秀农民企业家”。

三年，他共向国家上交各种税利15万元，其中每年上交农场2万元，向社会捐款2万元。除全部还清40万元贷款的本息外，还添置了固定资产29万元，安置107个劳动力。

李大庸家里的面貌也焕然一新，盖了7间住房，买了1辆微型汽车和一些家用电器。李大庸守着砖厂高达18米的大烟囱，望着40门轮窑徐徐升腾的淡淡香雾，筹划着扩大再生产的新方案。

树大招风。他万万没有想到，年产2000万块砖和创下的30多万元的家业，竟成了迫使他离开眷恋热土的沉重的十字架。

李大庸刚办砖厂时，市税务局的一位副局长同意免交产品税1年。但这位副局长不久调党校学习。税务局很快发文要他补交头一年产品税22万元，并责令7月前交清。李大庸再三恳求，最后确定交9万元，拿不出现金，卖汽车也得交。有人用脚狠狠地踢着他的那辆汽车说：“妈的，一个个体户有什么资格坐小汽车？！”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厄运接踵而至。

李大庸的砖挤占了当地劣质厂家的销售市场。一个中年汉子闯进李家，对着李大庸的妻子威胁道：“姓李的小子少干点缺德事，别总想抢人家的饭碗。要是砸了咱爷们的饭碗，你家也别想过安稳日子！”

李大庸晚上回家的路上，常遭到砖块的袭击。家中的玻璃也不时被飞来的石块砸碎，吓得全家不敢出门。

雪上加霜，最使李大庸感到心灰意冷的是：农场一位领导也突然“变脸”。先是说他搞砖厂是雇工剥削，后又提出向他借 35000 元钱。李大庸的新房刚刚落成，院子里就灌满了水。一询问，说是灌溉中心不小心跑了水。是不小心还是存心，不说便知。屋基经水一泡，一头下沉，墙壁裂开了半指宽的缝。新房还未住人就险象丛生了。

在种种压力的困扰之下，“砖王”身心交瘁，招架不住了。他忍痛宣布将这座拥有 29 万元固定资产的私人企业“无偿捐赠给国家”了。

谁知这一消息刚一传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些人打着各种借口前来借钱和请求赞助。有的说：“李老板，你能不能搞个 1 万元，让咱也武装武装家庭，尝尝富的滋味？”有的说：“你既然把家产交给国家，不如拔几根毛给我，也图个人情。”也有的个人和企业拉走了砖，趁机赖帐，有的把欠的贷款死皮赖脸减半：“你几十万都捐出去了，还在乎这个零头吗？”对方还强词夺理。有个青年脾气火爆，因开口要钱没得到满足，意气势汹汹地掏出匕首，扬言要给点颜色让你李大庸瞧瞧。

一天，李大庸走到“扎巴”上吃了根烤羊肉串，立即围来一大帮“不吃白不吃”的人。吃客打着饱嗝走了，李大庸为他们付了 60 元羊肉串钱。你不是有钱吗？这几个小钱还在乎？付吧！尽管李大庸对这帮无赖连认都不认识。他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不得不外出流浪，躲避“冤家”。

在把妻儿和家产转移回老家之后，他最后告别了生活了 20 多年、曾留下他一生最美好的梦想和青春年华的土地，挥泪登上了由哈密开往乌鲁木齐的列车。

名噪一时的“砖王”，离别了他正红火的事业，终于落荒而逃